

骂声里的爱

□ 淮北 姚中华

儿时的我，挨骂如同家常便饭。来自父母的骂声像村头刮起的一阵风，田野里落下的一场雨，来得频繁，也来得自然，在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一份特殊而难忘的记忆。骂，是父母惩罚我们过错最常用的手段。那年初夏，风，顽皮地在村前的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撩人的涟漪。我看见有人开始在河中捕虾。捕虾的方法很独特，也很简单，用一块桌布大小的纱布，扎起四角，系到一根竹竿上，制成一个叫“虾箐”的捕捞工具。捕虾时，在纱布上撒些香料作诱饵，放到河里，要不了多少工夫，就会引得鱼虾自投罗网。我看得眼馋，可惜家中没有纱布。后来我灵机一动，偷偷将家中蚊帐的下摆剪了下来，自制了一只“虾箐”。我兴冲冲地把它落到河里，虾捕到了，家中的那顶遮挡蚊虫的蚊帐却因此成了废品。母亲为此气得骂了我一个夏天。

对于目不识丁的父母来说，骂，既是惩罚不谙世事儿女的一种手段，也是试图管教引导我们的一种方式，尽管这种方式过于粗鲁，甚至暴力，却十分奏效。有时一顿骂，如同印刻在肌肤上的一道疤痕，令人终生难忘。

有一年端午节，家中吃不上粽子。我正喝着稀饭，邻居家的同龄伙伴拿着一只香喷喷的粽子在我面前炫耀。我抵挡不住诱惑，悄悄溜到邻居家，乘人不备，拿了一只粽子藏在衣服里。事后，邻居跑到母亲面前“告发”。母亲一听，气急，一边骂我，一边揪着我的衣领来到邻居家，让我把那只粽子当面交还给邻居家人。羞愧，连同母亲的骂声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，我恨不得脚下能出现一道裂缝，立刻钻进去。事后，我找到母亲，想向她认错，却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厨房里，悄悄地抹泪。

母亲常说，你们这些孩子，三天不挨骂，能往架上爬。仔细想想，能三天不挨骂的日子还真的很少。挨骂的原因各种各样，被骂的事由层出不穷，贪玩、打架、逃学、犟嘴，干活磨洋工，做事不长心眼，似乎每一件事，都能成为被骂的起因，都会点燃父母心中“怒火”。一次家中来客人，母亲从木箱中拿出用布包扎了好几层的两角钱，让我去附近“代销店”买盐。我揣着钱，一阵风跑出村庄，在一条小河边看到一群小伙伴正在筑坝逮鱼。我立刻飞奔过去，加入逮鱼行列，至于买盐的事，早已丢到脑后。到了中午，我这才想起家中来客，母亲正等着盐烧菜。我慌忙向小店跑去，到了小店，却发现那两角买盐的钱不翼而飞。当我耷拉着脑袋，提着用柳条穿扎的两条小鱼，一身水，一身泥，站到母亲面前时，母亲气得直跺脚，骂声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。我自知做错了事，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呆呆地站在母亲面前，任凭她发落。母亲的骂声让我意识到，贪玩有时真的会误事。

父母的骂声有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功用，那就是平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矛盾的一种特殊手段。我兄弟姊妹多，又雏燕般挤在一个贫穷而拥挤的“窝”里，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，相互“磨牙”，有时为了一点小事，吵得劲头十足。这时，母亲就会拿出她的“杀手锏”——连吵带骂，直到互不相让的二人偃旗息鼓。虽然双方都振振有词，相互指责对方的不是，母亲似乎从来不听申诉，也不为谁评理，用骂声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事后，母亲看到我们和好如初，又没事一般在一起，忍不住笑嗔道，你们这些“讨债鬼”，就是欠骂！

贫穷，是我们童年生活一道抹不去的底色。父母不分白天黑夜在田野里劳作，在风雨里奔波，依然难以满足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。在父母看来，似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向他们讨债的。想想也是，他们操心操劳，除了满足我们一日三餐外，上学要学费，生病要就医，过年想新衣，每一件事都让他们费尽心思。

“饿死鬼”也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骂语。那个年头，饥饿像是一个甩不掉的阴影，紧紧跟着我，在外游荡或放学回到家中，第一件事常常是揭开锅盖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只要有，不管好孬，狼吞虎咽吃一通。母亲骂我是“饿死鬼”投胎来的。当然，只要能吃上一口，对母亲骂声我和兄弟们通常用“装聋作哑”来应付。母亲除了骂我们“讨债鬼”“饿死鬼”，还有更难听的，比如“挨枪子的”。挨枪子，自然是罪不能赦。对于这骂声，其实我们儿时并没有理解真实含义，只能感觉母亲骂声充满了无奈与绝望，似乎已无计可施。每当听到这样的骂声，我知道，我们的“罪恶行径”已经让母亲气愤至极了。与母亲相比，父亲对我们不轻易动骂，但一旦做了错事，或者没有达到他的要求，令他失望、不满，他的骂声不高，却充满了威力和震撼，让我们闻而生畏。

对于来自父母的骂声，我们除了偶尔故意顶撞，更多的是坦然接受，从来也不会因为挨骂而产生丝毫怨恨。父母的骂声点到的儿时不谙世事玩腻的“穴位”，也是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接受错误的惩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来自父母的骂，是促进我们心智成长的一剂“良药”。

家中房梁上绕飞的燕子一年一年飞走了，我们渐渐长大，父母对我们的骂声也越来越少，后来，甚至连大声的责备也难以听到。如今，我也身为人父，对孩子有时也免不了呵斥和责骂，但更多的是娇惯和宠爱。时代不同了，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发生嬗变，只是骂声所包含的初衷本质并没有改变，它带着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一份遗憾，也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情。

起鱼

□ 黄山 崔志强

饭间闲聊，听人谈起他的鱼塘要起鱼了，不禁想起我小时候村里起鱼的事。

那时村里是有一口鱼塘的，位于村子的中央，养有许多鱼，鲤、鲫、鳊、草鱼等等。平时不怎么照管，任其生长，至多甩些草料，但鱼生长得很好，到年底起鱼时个个圆润丰满。

起鱼那天是挺热闹的，宛如集会，或者演出。头一天就会得到消息，队长挨家挨户通知，于是兴奋从那天就燃起。第二天，鱼塘边老早就候了许多人，男女叟幼，过节似的，看起鱼之盛景。

堵住进水口，一两台抽水机在突突突，大马力抽水。潭面看似不动，其实过一会水面就沉降很多。开始鱼并没感觉危险逼近，还在悠游自适。但过一会，水面明显发生变化，家园日益局促，开始不安，开始左冲右突。在水面快见底时，鱼就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就是乱风中的草，在各自逃命，在演绎生命的最后绝唱。

这时队长开始吆喝人下塘捉鱼了。当然人员是事先确定好的，都是身手敏捷、耐寒健壮之小伙子。

岸上的人也跟着沸腾热闹了，他们比塘里的人更兴奋，“这里一条，那里一条”，“你的身后有一条大的，左手边还有一条草鱼”，七嘴八舌，岸上的人都成了导演，但塘里的演员并不怎么听从指挥，一是嘈杂，二是指令太多，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捉鱼，捞到一条，“啪”地抛到岸上，岸上人忙拾起丢到预备的箩筐里。

捉鱼的人开始还顾忌衣服，尽量不让

泥水沾身，但到最后都是胡乱扑腾，成为泥人了。因为在水潭里折腾，难免滑跌，难免泥水四溅，只好放弃原则，和泥水打成一片，最后眉毛鼻子都分不清，彼此都分不清，但欢笑落满潭面。

岸上的箩筐一下就白花装满了，人们一只只抬去过秤，等会要按人头分鱼呢。

这厢热闹渐淡，塘里的鱼起得差不多了，整整筐的鱼也被担走了。当最后一个起鱼人上岸时，另一波热闹开始上演，小孩迫不及待脱鞋卷裤下塘，因为塘里总有漏网之鱼，大人也有意留下一些小鱼供小孩捡漏，于是欢声笑语重新点燃。尽管是一群小孩在欢腾，但大人、父母、爷爷奶奶也会在旁看热闹，照应、指点，水里岸上彼此呼应，起鱼的热闹还在延续，还在上演最后的节日喜悦。当小孩上岸，人群渐渐散去，鱼塘就归于沉寂，起鱼就完美收官，剩下的就是回家享受美餐。

晚上家家户户都是鱼香萦屋，每家都会分得几斤鱼的，当晚也会烧上一条或两条的，一天就在鱼香中完美终结。那晚的鱼味特别香，至今忆起都口舌生津，仿佛再没吃过那么香的鱼。

如今鱼塘不在了，原址上建起了屋。但鱼塘的水波还在记忆里荡漾，那起鱼的场景还在记忆里留存，鲜活如昨。虽然那时生活很苦很单调，吃鱼就是大喜的日子，但人们很快慰、很单纯、很融洽，仿如一家人。

那起鱼的场面是一幅很美的画，村庄的样子就融在里面！

谣言止于智者

□ 合肥 周彪

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，能像谣言一样传播得那么快、那么广，且能在较短时间内让众人信以为真。尽管历史与时间一再撕下谣言的伪装，但谣言仍然能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过市，畅通无阻。在中国词典中，可以随手拈来：“众口铄金”“三人成虎”“三告投师”等与谣言有关的成语，西方人甚至认为，谣言重复一千遍，就成为真理！足见谣言的负能量。

谣言虽然多经伪装，骗过众人，但在智者面前却拿不到通行证，更没有流行的市场，甚至会折戟沉沙。因为，智者从不会盲从，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能力。汉成帝建时年间，关内连续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雨，京城百姓相传大水要来了，民众惊慌失措，争相逃命，造成老人小孩相互践踏，长安城内混乱不堪。大将军王凤提议太后、皇上以及宫廷人员立即登船，再令官员百姓上城墙避难，朝廷众臣都赞成王凤的意见，惟有右将军王商提出不同看法，认为“自古以来，无道之国，大水尚且不能淹没城郭，现在怎么会大水突至，这必定是谣言，不宜下令上城，增加百姓惊慌”。成帝采纳此言，没有轻易下诏，不一会问明了情况，果然是谣言。

智者都有自己的主见，不会轻信别人的传言。宋仁宗天圣年间，曾经下过一次大暴雨（又是与水有关）。于是，人们就传谣说，汴河要决口了，洪水即将冲进城内，都城人一时间惊恐万状，都在准备往高处躲避。仁宗皇帝询问大臣王曾的看法，王曾认为，“汴河决口这么大的事情，至今没有看到奏章，不可轻信，定是谣言。”事后

证实，果真是谣言。

智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被表象所迷惑。汉昭帝刘弗陵当皇帝时才十四岁，主要得益于大臣霍光的辅政。封建专制社会，一个臣子拥有过大的权力，就难免遭到同行们的嫉恨。由于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个人欲望没能得到满足，心存怨恨，加之燕王刘旦本来对刘弗陵当皇帝就心存不服，几人共同联手，造谣诬陷霍光“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”。一时间朝堂上下，宫内宫外议论纷纷，霍光也十分紧张。对此，十四岁的皇帝刘弗陵，没有被谣言、假象所迷惑，当众揭穿阴谋，还霍光清白，并对霍光说：“将军亡罪，朕知是书诈也。”从而避免了一起冤假错案，自毁长城的悲剧！

古代时期，信息闭塞，传播渠道单一，谣言只能在一时一地传播。现在则不同了，随着科技发展，媒介丰富，传播渠道普遍，手段更是五花八门。某些不良媒介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利益，不惜故意制造、传播谣言；耳听为虚，眼见也未必为实，因为一些技术手段，已经达到了乱真……

做一位现代的智者，不被谣言所迷惑，不上当，不受骗，不听谣，不信谣，不传谣，且能在谣言传播之际，能识谣，能止谣，能治谣，就得练就一双识别真假、辨别正邪的慧眼。